

MAIN STREET

Sinclair Lewis

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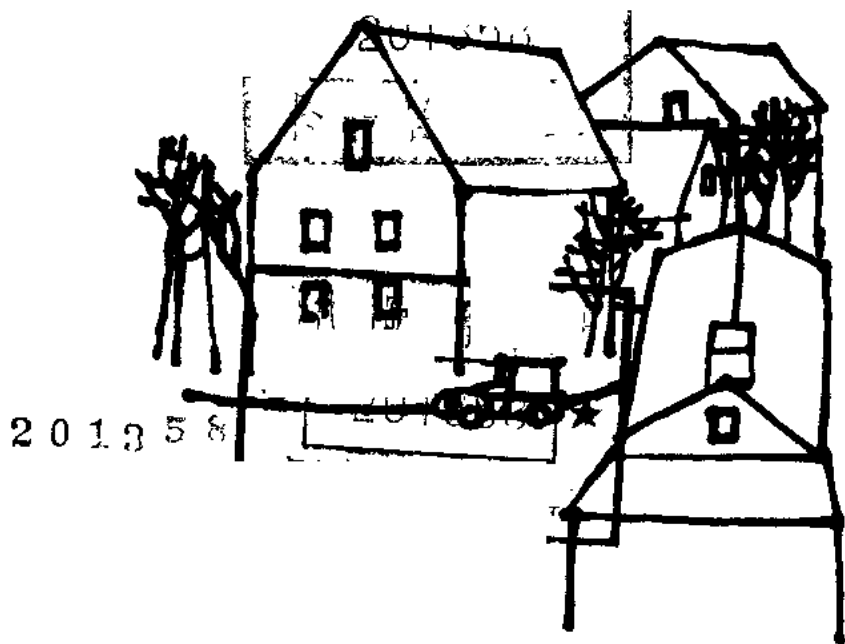


辛克萊·劉易斯著
先信譯

大街

辛克萊·劉易斯著
先信譯

今日世界社出版



MAIN STREET by Sinclair Lewis. Copyright 1920
b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Copyright 1948
by Sinclair Lewis.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February 1976

大 街

辛克萊·劉易斯著
先信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登記證內版橋台誌字第0066號

菲中文化出版社承印
菲律賓馬尼拉信箱151號

台灣總經銷：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懷寧街82號
郵購劃撥帳戶第13294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37號

封面設計：蔡浩泉

1976年2月初版

定價：港幣六元 新台幣六十元

第一章

一位少女佇立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山上，北方那一片蔚藍的天空映襯着她。六十年前，齊貝瓦族的印第安人在那裏紮過營。此刻，已經看不到印第安人，她的眼前是一幢幢的麵粉廠，還有明尼亞波里斯和聖保羅那些摩天樓光輝閃爍的窗戶。她的心中不是在想着印第安婦女；岸上的貨運；和當年經常在這一帶走動的北方佬毛皮販子。她正沉緬在胡桃糖、法國作家布里額的戲劇、短襪的後跟露到鞋子外面、和那位化學講師望着她那遮蓋着耳朵的新髮式的情形。

微風掠過千里麥田，也把她的綢裙子吹得脹鼓鼓的，那線條非常好看，顯得活潑而又富動態美。這使山坡下偶然舉頭的過路人心動，爲她那凝聚的飛揚神采而傾倒。她舉起雙臂，身體倚風後傾，裙子垂了下來，但下擺仍吹得鼓起來，滿頭髮也給吹亂了。這山坡上的少女，未經世故，天真無邪，是那麽年輕，陶醉在風中的神情，就像她渴望着要享受人生。滿懷期待的青春是一齣永恆的、使人痛苦的喜劇。

這少女叫凱洛爾·密爾福特，一小時前從布洛傑特學院逃學出來。

聖荒，戴遮陽帽的少女，開闢杉木林時給斧頭砍死的熊——那時代已過去了。一位反叛的少女現在象徵着這個稱為美國中西部的迷惘的帝國的精神。

二

布洛傑特學院位於明尼亞波里斯的邊界。這個學院是正統宗教的堡壘，現在仍然在對抗伏爾泰、達爾文和殷格索這些新近的正說謬論。明尼蘇達、愛阿華、威斯康辛和南、北達科他等州虔信的家庭都把子女送到那裏上學，布洛傑特學院也不負所託，保護着那些青年子弟，不使他們受到一般大學的歪風所侵襲。但是這個學院背地裏也有熱情的少女，愛唱歌的男孩子，和一位衷心喜愛密爾頓和喀萊爾的女講師。因此，凱洛爾在布洛傑特的四年歲月並未完全白費。學校小，敵手少，使得她可以實驗自己那種冒險性的多方面興趣。她打網球；舉行燒烤會；參加研究所的戲劇研討會；赴約會，並且加入十幾個會社，藉以練習所謂一般文化的各種技藝，涉獵其中的各個部門。

她那一班裏，有兩三個女孩子比她漂亮，但是誰也沒有她那麼熱切。在課堂的重頭功課上，在舞會裏，她都同樣有出色的表現，雖然在布洛傑特學院的三百名學生中，有許多人背書背得比她強，也有許多人跳舞跳得比她好。她身體裏每一個細胞都在活躍——細細的手腕，淡褐色的皮膚，天真無邪的少女的眼神，黑色的頭髮。

同宿舍的其他女孩子，看見她穿着寬鬆的晨衣，或者在淋浴後濕淋淋地從浴室跑出來，都對她那苗條輕盈的身材驚奇讚嘆。那時候，她的身材似乎比她們想像的小了一半；多纖弱的孩子，必須用了解 and 愛心去保護她。「精靈」大家低聲品評。可是她的神經非常富放射性，她對自己所懂懂的「美與智的和諧境界」懷着一種非常冒險的信賴，因而比那些身軀碩大、穿着藍嗶嘰短燈籠褲、裹在帶有粗條羊毛襪子裏面的腿肚子向外凸起、身為籃球校隊隊員，在體育館地板上砰砰練球的少女們更精力充沛。

即使在疲倦的時候，她那雙黑眼睛還是在注意觀察着。她還不知道人世間無比的險惡和自高自大，但是縱然她體會到那些令人氣餒的力量，她的眼睛也絕不會變得黯淡、沉重或痴呆。

儘管凱洛爾非常熱情，儘管她惹人憐愛、「迷戀」，認識她的人還是不敢同她接近。雖然唱詩歌，或者編排什麼惡作劇她最熱心，但她的樣子卻顯得又遲疑，又挑剔。她也許容易受騙，又天生是個崇拜英雄的人；可是她的疑問又總是沒完沒了。不論她將來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她永遠不會靜下來。

她的多方面興趣害了她。她曾經希望自己能有副好嗓子，繼而又希望有演奏鋼琴的天才，再下來是演戲、寫作，和領導團體的本領。每一回她都失望了，但是每一回她都重新振奮起來；去參加志在成爲傳教士的學生志願隊，爲戲劇社畫佈景，或者爲大學雜誌拉廣告。

那個星期天下午她在教堂演奏的時候，可以說是登峯造極了。在暮靄之中，她的小提琴奏出風琴的主旋律，蠟燭的光輝顯示出她身穿一件直身的金色長袍，胳膊彎着拉動琴弓，嘴唇顯得很嚴

肅。那時候，每個人都愛上了宗教，也愛上了凱洛爾。

四年級那年，她總結自己所有的實驗和局部的成功，急切地想要決定自己未來的事業。每天，在圖書館的臺階上，或學院大樓過道裏，女生們都在說着「畢業後去做什麼？」的話題。有些女生雖然明知自己快要結婚，卻還裝腔作勢，考慮着一些重要的職位；有些女生雖然明知自己必須就業，卻在暗示着一個假想中的求婚者。至於凱洛爾，她是一個孤兒，唯一親人是一個索然無味的姐姐，嫁給了一位眼鏡商人，住在聖保羅。從她父親的田產所得到的金錢，大部份都被她用掉了。她沒有戀愛——那是說，不常常戀愛，也沒有一次戀愛很久。她靠自己謀生。

但是，怎麼樣去謀生，怎麼樣去征服世界（幾乎完全是爲了世界本身的利益），她還不知道。大多數還沒有訂婚的女生們都打算作教師。這些人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馬馬虎虎的少女，她們承認一有機會結婚，馬上就要丟開那些「討厭的教室和骯髒的孩子們」；另一類是勤奮用功的姑娘（其中有些人前額突出，眼球凸起），她們在班級祈禱會中請求上帝「引導她們的脚步沿着最能造福人羣的路途前進。」前一種人似乎態度「不誠懇」（在這個時期，這三個字是她最愛用的詞兒）。至於那些誠懇的少女，在她看起來，立志研究文學不是絕對有好處，也可能有壞處。

畢業班這一年，凱洛爾曾經先後做出種種不同的決定：攻讀法律，編著電影劇本，從事護士生涯，嫁給一位尚不知其爲何許人的英雄。

後來，她對社會學發生濃厚興趣。

社會學教師是新來的。他已經結婚，因而不可接近，但是他來自波士頓，曾經在紐約的大學區

和詩人、社會學家、猶太人以及百萬富翁社會改革家生活在一起，而且他又長着一個漂亮的白頸頭兒。他率領着一班嘻嘻哈哈的學生，在明尼亞波里斯和聖保羅參觀監獄、慈善機關和職業介紹所。凱洛爾慢慢地走在一隊人的後邊，看到旁人所表現的深切好奇心，以及像在動物園看猴子一般地瞪眼望着那些窮人，心中有些憤慨。她覺得自己是一位偉大的解放者。她把手放在嘴上，用食指和拇指用力捏自己的下唇，皺着眉頭，有一種孤芳自賞的感覺。

一位名叫斯圖爾特·斯奈德的同學，很能幹，身材高大，穿着一件灰法蘭絨短衫，繫着一條褪色的蝶形黑領結，戴着一頂綠紫相間的綵帽，在南聖保羅的牲畜圍欄的骯髒環境之中，和她一起走在大家的後邊，對她抱怨說，「這些蠢笨的大學生使我厭煩，他們太高傲了。他們應該去農場做工，像我一樣。那些工人會把他們玩得團團轉。」

「我很喜歡普通的工人，」凱洛爾熱情洋溢地說。

「你只是不想忘記普通工人不認為他們自己普通而已！」

「你說得對！我道歉！」凱洛爾懷着驚愕的心情，也感受到謙遜的光榮，揚揚眉毛。她的眼睛閃耀着愛人類的慈暉，斯奈德凝視着她。他把兩隻大紅拳頭塞進衣服口袋裏面，又很快地抽出來，然後大力鬆開拳頭，兩手在背後緊緊握着，他結結巴巴地說：

「我知道。你使人們困惑。這些該死的女生大多數——比方說，凱洛爾，你可以為人們做很多事情。」

「怎樣做法？」

「哦——哦——你知道——同情心等等——如果你是一比方說，你是一位律師的太太。你會瞭解他的當事人。我將來要作律師。我承認我有時候同情窮人，但是我對於不能忍受痛苦的人，總是非常不耐煩。你對於一個過份嚴肅的人，會有所幫助。使他更——更——你知道——更有同情心！」

他那微微掀着的嘴唇，他那兩隻大猛犬眼睛都在懇請她要求他繼續講下去。他的感情來勢洶湧，於是她趕緊逃避。她大聲喊道：「哦，看那些可憐的綿羊——千千萬萬隻綿羊。」她飛奔而去。

斯奈德沒有什麼吸引力。他沒有漂亮的白頸頸兒，也從來不會和著名的改革家們住在一起。目前，她希望在社區的服務中心佔一席之地，像一位不穿黑袍的修女一樣，並且仁愛為懷，閱讀蕭伯納的作品，儘量幫助一批滿懷感激的窮人。

她在社會學的課外讀物中，讀到一本討論改善鄉村的書，裏面講到植樹、城鎮裝飾和少女俱樂部等。書中的圖片是法國、新英格蘭、賓夕法尼亞等地的草地和花園圍牆。那本書是她隨便拿來翻翻的，當時她意興闌珊，嘴角上發出一個輕微的呵欠，她用自己的指頭尖輕輕地拍着嘴，像撫摩一隻小貓似地。

她很懶散地坐在窗口的座位上，兩條穿着棉線襪纖細的腿交叉着，擱在膝蓋上，瀏覽着那本書。她一邊看書，一邊用手撫摩一個緞枕頭。在她的週邊，放置着大量的布洛傑特學院宿舍所特有的東西：印花棉布覆蓋着的窗口座位，少女們的照片，一張複印的羅馬圓劇場圖，一隻火鍋，以及十幾隻繡花的，或者用珠子、或烙畫裝飾的枕頭。其中有一件非常不調諧的東西，那就是一張「跳舞的酒神女祭司」的小型畫。在整個房間之中，這件東西是唯一的能夠代表凱洛爾的跡象。所有其

餘的東西，都是多少代女生相傳下來的。

她把這部討論鄉村改善的著作，視為這一切平凡事物之中的一部份。但是她的煩躁不安突然中止。她專心讀這本書。在三點鐘上英國歷史課的鐘聲響起之前，她已經把這本書涉獵了一部份。

她嘆息着說：「這就是我大學畢業後要做的事情！我要到有一大片草原的城鎮工作，並把它美化起來。要作一個啓發者。我想最好作一名教師，但是——我不要作那種教師。我不要鬼混。爲什麼大家都到長島興建那麼多花園區？卻沒有人去替西北部這些醜陋的城鎮改善一下，除了召開信仰與奮會，建立一些收藏埃爾西兒童故事叢書的圖書館。我要使這些城鎮都有一片鄉村草地，許多可愛的小房舍，和一條幽美的大街！」

在上那堂歷史課的時候，凱洛爾一直在想這些事情，越想越得意。那堂課是布洛傑特學院的一位典型沉悶的教師和一批不願聽講的學生在爭鬥，勝利的總是教師，因爲他的對手們必須回答他的問題，而對手們所提出的那些奸詐的問題，他卻可以用這項反要求來打消：「你有沒有在圖書館裏查一查這個問題？那麼，你去查一查罷！」

歷史教師是一位退休的牧師。他今天說話總是帶刺兒。他對好動的查里斯·霍姆伯拉說：「查里斯，如果我請你告訴我們說你對約翰王毫無所知，是否會打斷你對那隻惡毒着蠅不停的追逐？」他花了很有趣味的三分鐘，來弄清楚這個事實，全班沒有一個人確實記得大憲章的日期。

凱洛爾對於他的話充耳不聞。她正在完成一座半木料的市會堂的屋頂。她在那個草原村莊裏，曾經發現一個人不贊成她那迂曲的大街和拱廊的構想，但是她已經召集市議會舉行一次會議，很戲

劇性地擊敗了那個人。

三

凱洛爾雖然出生於明尼蘇達，對於大草原鄉村的情形並不熟知。她的父親經常面露笑容而衣着不整，博學多聞而帶着揶揄的親切態度，本來是麻薩諸塞州人。在她的整個童年時期，她的父親一直在曼卡托担任法官。曼卡托不是一個草原城鎮，但是它那花園掩映的街道和兩行榆樹中間的小徑，使它看起來和白綠相間的新英格蘭一模一樣。曼卡托位於懸崖和明尼蘇達河之間，靠近他佛狄西奧。在他佛狄西奧，最初移民者曾經同印第安人訂立條約，偷牛者也會在民團拚命追捕之下飛奔而來。

在童年時代，凱洛爾時常爬上那條河的堤岸，傾聽着關於它的種種傳說：西邊是漫佈着黃水和漂白水牛骨的廣大地區；南方有防波堤，唱歌的黑人和棕櫚樹，那條河永遠很神秘地朝着那個方向滑流；她再度聽到，從六十年前在沙礁上遇難的那些高煙直的河輪，發出驚慌的鐘聲，噴出濃密的煙霧。在甲板上，她看到傳教士，戴着高頂禮帽的賭徒，披着深紅色毛氈的達科他酋長……夜裏，從河曲轉彎之處，遠遠地傳來汽笛聲，松樹不斷發出漿聲的回響，滑動的黑水上面現出一片紅光。

密爾福特一家人很富於發明才能，因而能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的聖誕節充滿了使人驚奇的事物和親切的溫情，「化裝晚會」流露真情，滑稽突梯。這個家庭的爐邊神話裏面的獸類，不

是那種殺戮的「黑夜動物」，從壁櫥裏面跳出來吃小女孩，而是一些眼睛明亮態度親切的生物——長着一身羊毛，藍顏色，住在浴室裏面，會很快地跑過來為孩子們溫暖小腳，有織油爐，發出嗚嗚的響聲，還會講故事；還有一種小動物，孩子們的父親早晨一邊刮鬍子一邊唱歌，如果他們能在父親唱第一句的時候從牀上跳下來，關上窗戶，那種小動物就會在早飯之前同他們一起玩。

密爾維持法官的教學方案，是讓孩子們喜歡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凱洛爾在父親那個棕色的圖書室裏，閱讀巴爾扎克、拉伯雷、梭羅和麥克斯·穆勒的作品。父親很嚴肅地在百科全書書背上教他們認字母。有禮貌的客人打聽「小傢伙」們智力進展的情形，聽到他們很認真地反覆誦讀標示每冊百科全書內容起訖的字 A-And, And-Aus, Aus-Bis, Bis-Cal, Cal-Cha，都不禁大吃一驚。

凱洛爾九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去世了。十一歲那年，她的父親從司法界退休，全家搬到明尼亞波斯。兩年之後，他也在那裏離開人世。她的姐姐是一位忙碌、可敬、善於向旁人提供意見的人，但是同她的關係，卻有如陌生人一般，甚至在她們同住在一所房屋的時候，也是如此。

由於早期這種富裕快樂的歲月，和一向不靠親戚的作風，凱洛爾懷着一種願望，不想和那些活躍、能幹，但不肯看書的人沆瀣一氣，存心冷眼旁觀他們的奔波忙碌，即使在自己參與其中的時候，也不例外。但是，常她打算獻身市鎮設計的時候，她卻很欣慰地覺得自己也被激勵得活躍而能幹了。

四

不到一個月，凱洛爾的雄心壯志有些消沉了。她對於自己的做教師的打算，再度躊躇起來。她担心自己的身體不夠強壯，恐怕不能負擔那些繁瑣的日常工作，而且想到自己必須站在一羣笑嘻嘻的孩子們面前，假裝出一副明智而果斷的神態，也實在令人不敢多想。但是她那創造美麗的小鎮的願望仍未消滅。有時候，她看到一條有關小城婦女俱樂部的新聞，或一幅遙邐的大街的照片，便如逢故友，倍感親切，她覺得應該從事這一方面的工作。

一位英文教授的勸告，促使她到芝加哥一個學校去學圖書館學。她自己的想像力構成了一項多采多姿的新計劃。她憧憬着自己如何勸服兒童們閱讀迷人的童話，幫助青年男子找出機械學方面的書籍，對於那些尋找報紙的老年人特別溫恭有禮——自己已經成了館裏的顯赫分子，圖書的權威，被邀請去參加宴會，同詩人和探險家們共餐，在著名學者的集會中宣讀論文。

五

這是畢業典禮之前的最後一次教授招待會。再過五天，就要開始緊張的大考了。

校長的屋子裏面種植着許多棕櫚樹，使人想到客廳的氣氛一定很險沉慘澹。圖書室是一個十呎大的房間，裏面有一架地球儀，惠特爾和馬沙·華盛頓的肖像。學生管弦樂隊正在這個房間裏面演

奏「卡門」和「蝴蝶夫人」。音樂和離愁使凱洛爾暈眩。在她的眼中，那些棕櫚變成了一座叢林，粉紅色燈罩的光輝變成了一片乳白色的薄霧，戴眼鏡的教授們變成了奧林帕斯山上的天神。而對着那些她「一直打算結識的」文靜少女，和那五、六個想同她戀愛的青年男子，她的心情黯然。

但是，她所鼓勵的對象卻是斯奈德。斯奈德比其他男生都更富有男人氣概，他是一個很均勻的熱情的棕皮膚的人，和他那套新買的帶墊肩的衣服一樣。凱洛爾和他一起坐在樓梯下，邊外衣間裏面的校長的一堆套鞋上面，帶着兩杯咖啡和一個雞肉餅。微弱的樂聲隱約的傳來，斯奈德低聲對她說：

「大家四載同窗，度過了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現在就要分散了，我真有些受不了。」

她也有同感。「啊，我明白你的心情。在幾天之後大家就要各自西東，有些人我們也許永遠不會再見到了，想到這些，能不黯然神傷！」

「凱洛爾，你聽我說！每次我很認真地想同你談一談，你總是閃避，這一次你一定要聽我說。我不久就要作一名大律師，或是一名法官，我需要你，我要保護你——」

他的胳膊從她的肩膀後面溜過去。柔美的音樂使她在不知不覺中失卻自主。她憂傷地說：「你會照顧我嗎？」然後她摸他的手，那隻手很溫暖，很堅實可靠。

「我一定會照顧你！將來我要在揚克頓定居，我們可以在那裏過着美好的生活——」

「但呆我想幹一番事業。」

「最好的事業莫過於建立一個安適的家，撫養幾個美麗可愛的孩子，結識一些平易好客的朋

友。」

從遠古以來，男人一直在用這種答覆來安撫野性不羈的女人。賣瓜的人對年青的希臘女詩人莎孚所說的，是這些話；軍官們對季諾碧亞女王所說的，也是這些話；那位長滿毛髮的請在願者陰濕的洞穴裏一堆啃過的骨頭上面，對那位主張女家長制的女子所提出的抗議，還是這些話。凱洛爾的答覆所用的是布洛傑特學院的流行語句，卻帶着莎孚的聲音：

「當然。我知道。我想是這個樣子的。老實說，我很喜愛孩子。有許多女人能做家事，而我——哦，一個人受了大學教育，就應該學以致用，做些有益社會的事情。」

「我知道，但是你在家庭裏面一樣可以用其所學。啊，凱洛爾，你想想看，在一個美好的春天的晚上，我們一羣人開車出去野餐，多麼快活。」

「是的。」

「可以在冬天乘雪橇，還可以釣魚——」

叭啦——叭啦——樂隊已經突然演奏「士兵大合唱」；她在抗議：「不成！不成！你很好，但是我要做事情。我不瞭解自己，但是我想要——世界上的一切！也許我沒有唱歌或寫作的天才，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在國齊諾界發揮影響力。想想看，我可以鼓勵一個男孩子，而他後來成了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我要！我要從事這項工作！親愛的斯圖爾特，我不甘心過那種成天做飯洗盤的生活！」

〔兩分鐘後（那是很緊張的兩分鐘），一對困窘的青年男女也到這個套鞋間來尋求世外桃源，破壞了他們的幽靜。〕

畢業之後，她一直未再見到斯奈德。她每週給他寫一封信——爲時共達一個月。

六

凱洛爾在芝加哥住了一年。她學習圖書編目、登記、參考書，功課很容易，而且不太令人厭倦欲睡。她與高采烈地把時間消耗在藝術學院、交響樂、小提琴演奏會、室內樂、戲院和古典舞蹈。她幾乎放棄了圖書館工作，而加入那些披着輕紗在月光之下跳舞的少女們的行列。她隨着旁人參加過一個經過批准的藝術觀摩會，那裏有啤酒、香煙、短髮，和一個唱國際歌的俄國籍猶太女人。關於那些放蕩不羈的人們，凱洛爾並沒有表示什麼重要的意見。她同他們在一起，有些侷促不安，覺得自己無知，多少年來她一直盼望着無拘無束，放蕩不羈，現在一旦看到旁人的這種表現，卻頗感驚訝。但是她聽到並且記得他們所做的各種討論佛洛伊德、羅曼羅蘭、工團主義、法國勞工聯盟、女權主義與閹割主義、中國抒情詩、礦產國有、基督教信仰療法，以及在安大略湖釣魚，等等。

她回家了，那是她的放蕩不羈的生活的開始和終結。

凱洛爾的姐夫的一位遠房堂兄，住在溫奈卡，有一次在禮拜天請她去吃晚飯。她飯後走路回來，經過維麥昆和艾凡斯頓，發現一些新式的郊區建築物，又想起了自己當年的改造鄉村的願望。她決定將來要放棄圖書館工作，並且由於某種性質不明的奇蹟，可望把一個草原城鎮化爲一片喬治

三世時代的建築和日本平房。

第二天，在上圖書館時，她必須宣讀一篇有關「累積索引」之用法之報告，後來大家開始討論，她又非常認真，以致把城鎮設計的事業束之高閣——到秋天，她進入聖保羅的公共圖書館工作。

七

在聖保羅圖書館，她沒有什麼不愉快，也並不怎樣高興。她漸漸承認，自己並不能對旁人有顯著的影響。最初，她在同閱覽的人們接觸之中，確曾表現一種非常的熱誠，可以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但是世人多半都是冥頑不靈，很少有人願意爲她所動。在她主持雜誌閱覽室的時候，讀者們並不向她詢問那些高尚的論文。他們總是以低沉的聲音發出這類的請求：「想看看二月號的皮革品雜誌」。在她分發書籍時，那些人所提出的不外乎這樣的問題：「能不能爲我介紹一本輕鬆而有刺激性的愛情小說，我的丈夫要出門一個禮拜。」

她對於其他館員們很有好感，他們的抱負使她引以爲榮。由於偶然接近的關係，她閱讀了許多同她快樂的天性不相調諧的書籍：帶有一行行密密麻麻的註腳的人類學，巴黎意象派的著作，印度咖喱食譜，所羅門羣島航遊記，美國現代進步情況下的通神學，以及討論經營房地產而發財的論文。她時常散步，對於皮鞋和節食很有獨特見地。整個說來，她過着一種渾渾噩噩的生活。